

24

所谓纯文字，纯粹的文学形式，风格和语言、文字的游戏和语言结构与程式，它自行完成而不诉诸你的经验、不诉诸你的生活、生之困境、现实的泥坑和同样肮脏的你，这文学还值得写吗？纯文学即使不是一个循词，一个挡箭牌，也是一种限定，你没要再钻进一个别人或你自己设限的囚笼里去。

你不为纯文学写作，可也不是一个斗士，不用笔做武器来伸张正义，何况那正义还不知在哪里，也就不必把正义再寄托给谁。你只知道你绝非正义的化身，所以写，不过要表明有这么种生活，比泥坑还泥坑，比想像的地狱还真实，比末日审判还恐怖，而且说不准什么时候，等人忘了，又卷土重来，没疯过的人再疯一遍，没受过迫害的再去迫害或受迫害，也因为疯病人生来就有，只看何时发作。那么你是不是想充当教师爷？比你辛苦的教员和牧师遍地都是，人就教好了？

这令人绝望的努力还是不做为好？那么又为什么还去诉说这些苦难？你已烦不胜烦却欲罢不能，非如此发泄不可，都成了毛病，个中缘由，恐怕还是你自己有这种需要。

你吐弃政治的把戏，同时又在制造另一种文学的谎言，而文学也确是谎言，掩盖的是作者隐秘的动机，牟利或是出名。这般功利和虚荣达不到还止不住笔，自然有更深层本能的冲动，恰同动物。同一般动物的区别则在于这冲动如此顽固而持续，不受冷暖饥饱或季节的影响而不可抑止，恰如排泄，要排泄便排泄，而较之粪便排汇不同之处，又在于还要把排泄物赋予情感和审美，譬如说忧伤，并且把这样的忧伤和自娱纳入语言中去。你揭露祖国、党、领袖、理想、新人，还有革命这种现代的迷信和骗局的同时，也在用文学来制造个纱幕，这些垃圾透过纱幕就多少有些可看了。你隐藏在纱幕这边，暗中混同在观众席里，自得其乐，可不是也有一种满足？

这世界到处是谎言，你同样在制造文学的谎言。动物都不撒谎，苟活在世上是怎样便怎样。人却要用谎言来装饰这人世丛林，这就是人和动物的区别，远比动物狡猾的人需要用谎言来掩盖自身的丑陋，为也生在其中找寻点理由。用诉苦来代替痛苦，那疼痛便似乎可以忍受了，早年乡里人送葬的哀歌便有这种麻醉作用，而且会唱上瘾，教堂做弥撒的乐曲不也是如此？

巴索里尼把萨德的作品加以改编，搬上银幕，把政治权力与人性的丑恶展示给人们看，就靠的这张把真实同观众隔开的银幕，让人觉得在暴力与丑恶之外观看，那暴力与丑恶也就有其迷人之处，大抵便是艺术和文学的奥妙。

诗人之所谓真诚，也同小说家所谓的真实一样，作者隐藏在背后如同在镜头背后的摄影师，都貌似公正，冷静，客观的镜头后面，反过来投射到底片上的也还是自恋和自怜，抑或自淫和受虐，那虚假的中性的眼光依然被种种欲望驱使，所呈现的都已经染上了审美趣味，却假装用冷眼漠然看世界。你最好还是承认你写的充其量只是逼真，离真实还隔了层语言。

系经营语言，把情感和审美编织进去，而将赤裸裸的真实蒙上个纱幕，你才能赢得回顾端详的快感，才有胃口写下去。

你把你的感受、经验、梦和回忆和幻想、思考、臆测、预感、直觉凡此种种，诉诸语言，给以音响与节奏，同活人的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，现实与历史，时间与空间，观念与意识都消融到语言实现的过程中，留下这语言制造的迷幻。

与政治骗局相比，文学的迷幻在于作者和读者两厢情愿，不像政治骗局中被耍的不接受也得接受，文学则可看可不看，没这种强制性。你并不相信文学就这么纯洁，所以选择文学，也只不过藉此排泄。

再说，你不论战，不以论敌的高矮来伸长或截肢，不受理论的框架来剪裁或修补自己，也不以别人的趣味来限制你言说，只为自己写得痛快，活得快乐。

你不是超人，尼采之后，超人和群盲这世界都已经太多了。你其实再正常不过，正常得不能再正常，实实在在得不能再实在，心安理得，泰然自在，嘻笑如弥陀佛，但你也不是佛。

你只是不肯牺牲，不当别人的玩物与祭品，也不求他人怜悯，也不忏悔，也别疯癫到不知所以要把别人统统踩死，以再平常不过的心态来看这世界，如同看你自己，你也就不恐惧，不奇怪，不失望也不奢望什么，也就不忧伤了。倘想把忧伤作为享受，不妨也忧伤一下，随后再回到这极平常的你，喜笑而自在。

你也就不那么愤世嫉俗了，这总也时髦。也别夸大对权力的挑战，所以幸存，有这分言说的自由，也得到别人的恩惠。人不负我我不负人，是条虚假的原则，你既负人，人虽也负你，可你得到的恩惠加起来没准更多，诚然也是你幸运，还有什么可抱怨的？

你不是龙，不是虫，非此非彼，那不是便是你，那不是也不是否定，不如说是一种实现，一条痕迹，一番消耗，一个结果，在耗尽也即死亡之前，你不过是生命的一个消息，对于不是的一番表现与言说。

你为你自己写了这本书，这本逃亡书，你一个人的圣经，你是你自己的上帝和使徒，你不舍己为人也就别求人舍身为你，这可是再公平不过。幸福是人人都要，又怎么可能都归你所有？要知道这世上的幸福本就不多。